

第一章 交往教学论的提出

交往教学论无疑是属于教学理论范畴的。但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为什么要提出这种理论？交往教学论在教学理论的百花园中能否占有一席之地？本章从时代背景、教学实践、教学理论的发展逻辑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试图找到交往教学论的生长点和逻辑起点。

第一节 交往：人类普遍关注的问题

教学理论的研究决不是教育内部的事情，每一种教学理论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要求；脱离了时代发展的教学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交往教学理论的研究正是在多元化、信

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一、交往问题为什么受到全人类的关注

(一) 以目的一手段合理性发展为社会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人际疏远与冷漠

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主要表现为“目的一工具”合理性行为的形成和扩大，现代西方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一切行为都单纯以“目的一工具”合理性为取向的。然而，“目的一手段”合理性的理性原则广泛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引发非理性：意义的丧失和自由丧失。在目的合理性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行政管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但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一种控制人的异己力量。个人在这种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感到自由受到威胁，人性受到压抑。

当所面对的社会发展模式得到普遍公认时，人们愈来愈感受到经济的价值，并把社会发展与经济的增长划上等号。人类依赖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获得了丰厚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对物质的追求与占有、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已成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节节胜利，使科学主义理性与技术至上的观念极端膨胀，甚至走到了人性的对立面。无处不在的技术理性、效率至上的思维定势、程序化的管理模式、流水线上的工作方式、琐碎繁杂的诉讼程序、冷若冰霜的外在制度、一体化的大众文化消费、权力话语控制下的宣传舆论导向，都明显地暴露了技术理性的片面性和对人的异化。人们从物质欲望的满足中逐渐养成了对外部世界占有的性格，人与人变得越来越疏远，虽近在咫尺，却老死不相往来，人与人的关系甚至异化为金钱关系。终极价值的隐退、物质的贪欲挤占了精神生长的空间与时间，精神空虚，心灵荒芜，物质成为异己的力量。孔子所倡导的“仁”的理想社会却随着物质

生活的丰富而变得越来越遥远。人类骑在科学那狂奔不止的马上，任两旁景色呼啸而过，一面享受着飞速带来的惬意和快感，一面又恐慌不已：哪里是回家的路？哪里是精神家园？哪里是灵魂的住所？

（二）人们对“全球性问题”的反思使对话和交往成为时代发展的共同需要

科学技术的节节胜利使人类的骄横与日俱增，并产生了“科学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大认识误区：科学是无所不能的，人类遭受的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都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得到解决；人类可以向自然界无限索取而不必畏惧自然的报复。当人类借助科学技术排除了对上帝、对自然的畏惧后，在张扬人的价值和本性时，又把自己置于上帝的位置，成为宇宙的中心，把人放到与自然的对立面。不仅如此，这种观念还扩大到人类自身，狭隘的地域意识和极度膨胀的个人主义，又使一部分国家、地区、一部分人，把其他国家、地区、另一部分人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去占有、控制。国家冲突、地区冲突、个人与社会对立、人与人的不信任等就成为世界对立的两极消失后的新问题。

2000年7月15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一九九九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全世界人口的1/5生活在富国，占全球86%的国民生产总值、82%的出口市场份额、68%的外国直接投资和74%的电话线路；1/5的人口生活在最贫穷的国家，在上述各项指标中各只占1%。上述两类人口的收入差距由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贫富悬殊已经引发了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许多冲突，也引起了许多思想先进的西方人对全球发展模式的反思。

目前，新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环境与生态危机、人口暴涨、资源危机、战争与和平、贫富差距等等全球性的问题正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自己未来

的关注和对现实的认识与行为的反思。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了一部引起轰动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作者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类将失去“明媚的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的争论。10年后，英国经济学家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和美国微生物学家雷内·杜波斯（Rene Dubos）发表一部讨论全球环境问题的名著——《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呼吁各国人民重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同年，一个非正式的国际著名的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①。

人们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发展理念，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又怎样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呢？显然，在承认主体多极性、文化多元性、发展多样化的前提下，历史与现实、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开展对话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的改革、开放、对话、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当代的主导性潮流。

（三）信息高速公路及微电子技术革命使人类进入了网络社会，广泛的交往由可能变为现实

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也由于交通、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地球正在变小，变成一个地球村。

电脑，特别是个人电脑的出现和普及，促进了人类头脑的解放和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全球互联网有46000多个计算机网络、几亿用户终端，而且每年还以成倍的速度增长，人们只要通过当地的任何一个终端都可以进入全球互联

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编：《可持续发展词语释义》，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12、15页。

网。而借助网络，人们就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流、商贸洽谈、科技合作等全球性的交往活动。微电子技术革命给人们创造了一个电脑化、信息化交往社会的生存空间，实现了交往方式的真正革命。如网络化的对话，实现了共创文化和共享文化，使点对面的交流成为可能；网络信息正以极快的速度和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进入人类的生活空间，改变着人的心理和价值取向。面对变化极快、信息急增的网络社会，信息高速公路和电子技术革命使“交往”成为人类的重要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

当信息时代的脚步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后，经济交往中的实惠、政治交往中的大度、思想文化交往中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科技乃至一切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都将挡不住的诱惑和魅力吸引着人们广泛地投身于全方位的、全球化的交往之中。

正因为全球交往实践的发展，“交往”概念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便成为中国哲学论坛中的一个“关键词”。“交往”问题成为全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

二、“交往”含义的多维透视

“交往”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理解为“交谈”、“礼尚往来”、“交流”、“沟通”等。不同学科如哲学、信息论、心理学、社会学等有不同的解释，解读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含义是研究交往问题的认识起点。

（一）交往”的一般语义

“交往”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上定义为“相互往来”，主要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英文中用动词“communicate”或名词“communication”表示，其基本含义是“传达或交换思想、意见或消息等”，侧重于“交往”的过程和内容。这种语义上的差别是中西文化差异的必然反映。

（二）信息科学与传播学中的“交往”

信息科学和传播学认为，交往就是两个系统之间信息的传递与接受、反馈与调控。这种理论把交往作为独立的对象，从技术科学的角度研究交往的图式、交往的通道、交往的技术手段问题，研究信息（information）如何变成信号（message），谁在发送信息，发送什么信息，从信息的发出者到接受者经过哪些通道，这些信息的传播具有何种功能和效果等。最初的交往理论只是狭义的信息（传播）理论，它是由哈特于 1928 年提出的。1949 年，C·E·申农和 W·魏沃尔发表《通信的教学理论》，奠定了交往（传播）理论的理论基础。通信传播系统的一般模式为（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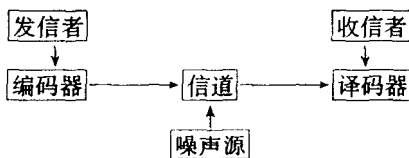


图 1 通信系统模型

近年来，这种单向式的传播已变成双向式的。具有反馈功能的动态传播系统，将语言氛围、传播环境和社会结构等一系列对信息传播产生影响的因素都纳入了研究范畴内。信息科学这些研究成果已成为交往理论建立的理论基础，并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交往研究之中。

（三）社会心理学视野中的交往

“交往”是社会心理学中的基本概念之一。我国学者认为：“在社会活动中，人们运用语言符号系统或非语言符号系统相互

交流消息、沟通情感的过程就是人际交往。”^① 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将“交往”划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交往的沟通方面，即在交往过程中个体之间信息的交换； ②交往的相互作用方面，即个体之间活动的交流； 交往的知觉方面，即交往双方的人际知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是比较系统的，但只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分析，忽视了“交往”作为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除了具有交流信息、沟通情感的手段价值外，还有作为人类自身的生存方式的本体价值。

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交往主要倾向于人际交往，研究其特点、心理功能、条件、交往的形式、交往过程、交往的工具、交往的艺术及其影响的主客观因素。常常用信息论的一般原理来开展人际关系研究。人际交往的信息沟通过程由图 2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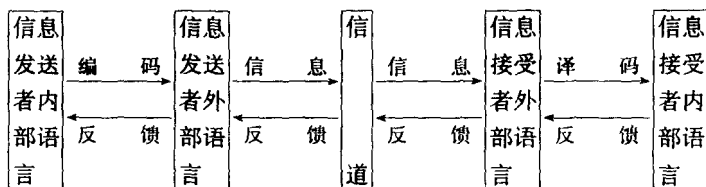


图 2 人际交往信息沟通模式图

社会心理学对人际交往的研究突出体现了交往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本质，但“交往”除了具有社会价值外，也有个体价值。交往过程与交往的结果同等重要。人际交往只是人的交往的一个方面。

(四) 心理学意义上的交往

交往是人们运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交换意见、传达思想、表达感情和需要等的交流过程，具有整合作用、调节作用和保健作用，有利于个性的健康发展。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交往是人的一

种需要，适当的交往有利于个体心理健康和个性发展。因此，交往只限于个体心理发展意义。心理学意义上的“交往”忽视了交往的社会意义。

（五）哲学视野中的交往

哲学对“交往”的研究是把“交往”放到整个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中，进行普遍性的意义拷问与追思。“交往”问题是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思想家、哲学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对人与人交往的哲学研究是自英国思想家、教育家洛克开始的。他对人类的理解力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理解并非是为理解观念而理解，理解观念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彼此间达到思想的“互相传达”、“传递”和“沟通”，以利于人们“运用自己的思想和推论”，求得“较大利益和满足”。因此，必须借助某种媒介，使人们的思想相互沟通和理解，否则“社会便不能给人以安慰和利益”^①。洛克对“交往”的理解带有经验主义性质。休谟用“共感”，来揭示交往含义，在他那里，“共感”既是认识上的沟通，又是情感上的交流，是“人类灵魂的交感”。人作为利己的“社会动物”，如果不借助“共感”的产生，就不能按着自己的观点来考虑他人；没有“共感”，就不能对社会“发生广泛的关切”，“共感”对个人和社会都有根本性意义。可见，休谟的“共感”是以感情的交往为核心，并通过“共感”的作用而引发对社会公益关心为重要道德情感的交往观。从人的普遍的社会关系角度来提示人与人的关系的是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他从“和平”、“设法养活自己”、“快乐”、“依恋”、“过社会生活”等自然法角度，肯定了人为了物质生活的需要而需共同生活是人们交往的决定因素。这种观点趋向于唯物主义。继孟德斯鸠之后，想从人们的物质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来解释交往愿

望和交往关系的是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他们都断定：向往快乐、避免痛苦乃是人性固有的普遍特征。人在本质上是利己的，但人的“自爱”与“自我保存”必须得到同类的帮助，“爱别人”、要别人生存、与别人一起生活是利己的必要手段。在他们眼里，人们的交往和交往关系是功利主义的。

康德与费希特对“交往”问题进行了辩证法的解释。康德将“绝对命令”视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指导交往行为的道德律令，既反对以功利主义作为人们交往的规范意识，也反对将经验的个人之间“共感”作为交往的道德基础，又把交往过程看成是人与人之间从恶的抗争走向统一和谐的过程，也把它看成通过人与人的对抗走向社会历史的合目的性过程。费希特依据“自我”与“非我”理论前提，引出“相互承认”（gegenseitige anerkennung）概念，并以其为基础，把交往关系作为“我与他”的对立统一关系来把握。

黑格尔第一次把交往和交往关系置于劳动基础之上，把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作为交往的前提，用劳动的社会性来解释个人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他认为，通过劳动，个人与他人相互承认、相互作用，一方面，个人为他人、为社会而献身；另一方面，他人、社会又因此使个人回复了自身。但黑格尔把“人”等同于“自我意识”，并抽象的谈论劳动。费尔巴哈反对抽象地谈“人”，以每个现实中的存在的人都是“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为人性论认识基础，展开了“我”和“你”的辩证交往关系的理论。把“我”与别人都看成是交往的主体；把交往看成是感性的、日常的交往，而不仅仅是精神性的交往。但这种以爱和友谊为本质的“我一你”关系，却失去了以劳动为基础的人与人关系的广泛的社会性。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在对历史上多种形态的交往理论进行批判性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把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辩证方法有机地统一起来，用以考察人们的社会交往与交往关系的发展，创建

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交往理论。与以往的理论相比，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马克思认为作为交往主体的人，不是像黑格尔之类的德国唯心主义者所想象出来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但这现实的人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没有社会性而只有生物性的生物学上的人，而是通过劳动生成的、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以社会联系为本质的“现实的个人”^②。

马克思汲取黑格尔的观点，把劳动看成是人们相互进行交往的基础，并且认为劳动生产了人们的交往关系和“必然的交往形式”^③。但这劳动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展开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④。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交往关系是极为广泛的，有物质的、脑力的、政治的、宗教的……乃至包括谈话和爱情。但人最基本的需要是物质生活的需要，物质生活的需要是推动人交往的动力，因而最基本的交往是“物质交往”，最基本的交往关系是“物质交往关系”^⑤。

马克思辩证地、历史地阐明了交往与交往形式的发展过程。他认为：人与人的交往总是“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的交往”，因而，交往总是受历史条件决定的。交往形式发展的规律与历史序列是：当“旧的交往形式”不适用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而成为“桎梏”时，必将被“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而“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

欧力同：《交往理论的演变：从近代到当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页。

往形式所代替'^①。这样，马克思就把生产力作为交往与交往形式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通过生产力、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科学地历史地阐明了交往、交往关系、交往形式的辩证发展过程，从而远远高明于用感情的因素、用“我一他”关系或“我一你”关系、用异化观点等等来解释交往过程。

马克思虽然汲取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提示了现实社会中交往的非合理性，提出了“被迫交往”问题。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非合理的、压抑人的交往，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解决、通过“消灭私有制与分工”才能得以消除，而使“交往”成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②。

哈贝马斯是对“交往”论述最多的哲学家，是集近现代交往理论之大成者。他把交往问题作为社会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予以重视，以“言语行动理论”作为出发点和基础，以解释学的基本方法，提出了著名的“交往行动理论”。试图实现由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转向。他认为交往行为是“按照语言活动类型不同而形成的各种交往行动”，言语行为是最基本的交往行为，语言是“最基本的交往媒介”^③，人们把交往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寄希望于“道德理性”的提高上，因为“道德—实践类型的知识”对“交往”和交往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交往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而理解又是为了“亲善”，只要发展作为“交往的生产力”的“道德意识”，在交往中倾注我们的同情，就可以使“交往”理性化。要使交往行动顺利进行，关键还在于改善对话环境，因为语言是“为建立和改善人际关系服务的”；只有让人们能在无任何拘束，无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对话”，就可消除彼此间误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页。

③ 哈贝马斯著：《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和冲突的根源，达到人与人的“理解与团结”、“谅解与宽容”^①。

当然，不通过物质的实践和制度变革，而是通过学习、思维、辩论、交换意见等主观因素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是不现实的。

对交往问题的研究还有狄尔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雅斯贝尔斯等许多哲学家。鉴于篇幅，不一一述评。

三、交往的本质与特点

（一）交往的本质

交往是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等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多角度研究交往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交往意义。但要获得对交往意义的整体把握和本质理解，必须从哲学角度来思考。哲学意义上的交往则侧重于从整体上抽象出“交往”哲学本质、基础、可能性和交往过程中人与人的哲学特点，把交往放到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大背景中，研究交往与人的发生发展、交往与社会及世界的发生发展方式。人的本质、功能不是孤立地在自己内部凭空地生长起来，人只有通过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存在。因此，交往是人与外部世界关系实际展开的基本的现实形式，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是人的全部本质、功能形成和发展的根源和基础；同时又是人的本质、功能在对象性活动中表现、确证和实现的现实舞台。作为具体的个人，不过是在与历史、文化、自然、社会交往中的生命存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交往使人们与整个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摆脱个体的自然局限性，获得更加

① 哈贝马斯：《交往与生产》，《哲学译丛》，1992年第6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页。

深刻的社会本质，实现更加自由的、完美的个性。^①“交往”体现、表现、确证和发展人的独立性、社会性、创造性等。

总之，交往是活动的最基本形式，亦是人最基本的精神需要之一；交往是动态地表现出来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它是人基本存在方式；交往是生命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创造。

（二）交往基本特征

1. 互为主体性

交往既是“现实的人”的相互沟通、相互作用的一种能动的社会活动，又是人类作为社会历史主体自我实现的社会方式；它不同于人们以现实的生产活动来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在对象性生产活动中，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是明确的，人是主体，外部世界是客体；在交往活动中，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只要人们一进入交往活动中，就立即表现为自在自为性，交往双方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积极的倾向，同时扮演着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角色，在相互交流和沟通中确证、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并影响对方。当然，主体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正是这种差异，使“交往”成为必要与可能。研究交往就在研究交往双方的动机、交往的能力、交往的风格特点等。

2. 互动性

交往的互动性是指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性质。在生产活动中，虽然外部自然界对人具有优先地位，人对自然界具有依赖性和受动性，但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始终只是一种反映和被反映、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在交往活动中，交往的双方都是具有能动性的人 相互之间实现着物质、能量、信息、情感等

田汉族：《教学交往实践：现代教学的本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第2期。

的交流，每个主体在影响另一方时，也受到对方的影响。研究交往就要研究沟通、交流、对话、理解的发生、发展及其意义。

3. 中介性

中介是联系主体的纽带。无论何种形式的交往，都需要借助一定的中介系统才能发生发展，特别是需要借助于人们所共同理解的语言符号系统，才能实现信息的交流与转换，实现双方在思想、情感、信息上的沟通和对活动本身目的、意义的理解，进而协调彼此的行为，达到信息、能量的交换和力量的最佳结合。研究交往必须研究交往的手段、技术、方法、媒体、内容、交往双方创造的“文本”等。

4. 客观性

交往的客观性，一方面表现为“交往”的主体、客体、物质手段等都是物质实体，即使是人们用来交流的语言也具有物质性、客观性；另一方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交往深度、广度、水平总是受到时代的制约。研究交往必须研究交往的客观条件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

四、交往的要素和基本类型

（一）交往的要素分析

1. 构成性要素

交往的构成要素包括交往主体、交往中介、交往情景。交往主体是指产生交往需要和承担交往行为的个体或集体。交往中介是指沟通交往双方的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以及承载信息的各种媒体。交往情景是指直接影响交往有效性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体。

2. 过程性要素

交往的形成性要素包括相互认知、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共同体验、共同创造等。相互认知是指交往中的以自我认知为前提和基础的对象认知和关系认知；相互沟通是指交往主体之间的情

感、态度、知识、经验、人格等的相互交流、相互感应 相互作用是指经过交往双方的合作与竞争以及各自同化与顺应，使双方心理、行为发生改变的过程，如倾听与表达、提问与应答、支配与服从等具体可感的行为；共同体验是指在对交往状态及其结果的评价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态度、感受，如高兴、愉快、满足等积极体验或不安、恐惧、反感等消极体验；共同创造是指交往双方在协作基础上使各自的认识、精神、能力以及相互关系有所超越。

（二）交往的基本类型

根据交往的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将交往分为不同类型。对交往的类型认识使我们能从多角度感性地把握交往的整体含义。

1. 从交往的主体数量来划分，有个体之间的交往、群体之间的交往、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

个体间的交往是两个人之间的交往。它是一个人另一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特点是规模小，形式灵活，感情容易沟通，可以直接互动。群体间交往是指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如班组与班组、学校与学校。群体间交往能使群体保持生气和活力。个体与群体交往是个人与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群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如教师给学生讲课。

2. 根据交往的功能，有工具性交往和满足需要性交往

工具性交往是指交往的一方将自己的知识经验、意见等内容告知对方，达到影响对方的知识、思维和态度体系，进而改变其行为的交往方式。满足需要性交往主要是指交往双方为了表达情感、解除内心的紧张、求得对方的同情与理解，从而满足个人精神上的需求的交往。

3. 根据交往的组织性，可分为正式交往和非正式交往

正式交往是通过组织机构明文规定的渠道进行的交往，如请示汇报、举行会议或正式会谈等。非正式交往是在正式交往渠道之外的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等交往活动，如传播小道消息等。

4. 根据交往有无反馈，将其分为单向交往和双向交往

单向交往是指交往的一方对另一方发出信息发生作用，而另一方未做必要的反馈。如做报告、演讲、训话等。双向交往是指交往双方既发出信息，又接受信息，相互沟通、相互作用的交往形式，如会谈、小组讨论等。

5. 根据交往的空间距离，可分为直接交往与间接交往

直接交往就是交往双方通过语言、面部表情、体态动作等手段面对面的交往。直接交往表达能力强，交往速度快，便于调整与控制。间接交往是指经过某些中间环节才能实现的交往，如通信、打电话等。其特点是能够恰当的处理好一些直接交往难于处理的问题，不受时空、环境、经济等因素的限制和影响；由于当事人不直接见面，双方有回旋的余地，能够避免尴尬局面，但对中间环节依赖性大，信息传递慢，容易失真。

6. 根据交往的时间维度，可分为共时性交往与历时性交往

共时性交往是指交往双方在同一时空中的平等交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个人之间、团体之间的互访和交流都属此类。历时性交往是指交往双方由单向的主客体关系变为双向主客体关系的交往，如与历史人物对话、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与文学作品对话等。

7. 根据交往主体所依据的媒介，可分为言语交往和非言语交往

言语交往是指人们利用语言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进行的交往；非言语交往是指人们借助“视一动”符号系统（如手势、面部表情、体态变化等）、“时一空”符号系统（如交往的时间长短、空间距离等）、目光接触系统、辅助语言系统（如音质、音量、声调等）进行的交往。现实生活中，言语交往与非言语交往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言语交往可以使人直接交流，灵活方便，随时进行，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它受到言语表达方式、空间距离、外在干扰的影响。非言语交往在人际交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辅助作用，可以加强或减弱语言交往的力量。但非言语的使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与交往的情境、交往者的身份、地位、年龄、性别、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使用中，须与交往的内容、条件、气氛和场合相联系。

8. 根据交往实际产生的效果，可分为正效交往、负效交往和零效交往

正效交往是指对交往双方都有益的交往；负效交往是指对交往双方或一方有害的交往；零效交往是指对交往双方或一方没有产生实效的交往；正效交往是人们追求的理想交往，但任何交往都可能产生负效应或零效应。

当然，交往还可以划分为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限定性交往和自由交往、随机性交往与习惯性交往等。不同的交往方式具有不同的条件和功能，但它们之间又往往是交叉的，任何有效的交往活动都可能是多种交往形式的综合运用。

第二节 交往教学 现代教学实践中的真问题

研究交往，目的在于研究交往教学，使教学中的交往具有合理性。但在现实中，交往教学存不存在？没有交往的教学是否具有不合理性？用本体论的视角来思考是很有必要的。

一、交往教学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活动

（一）教学的交往性质

如果把人类社会的实践分为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那么，教学就属于交往实践。首先，从教学的起源来看，教学与教育一样起源于交往。“教育起源于人类的交往活动，而不是生产劳动，尽管人类社会最初的大量交往活动是在劳动中进行的，但我们仍